

盐
诺

跑河沿的女人

廖海潮

鼓点

心扣

触网

王伽上长安

大明绝唱

蛇念

盐碱地

盐碱地

周 习 著



盐碱地

常江题

周习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盐碱地 / 周习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99-0

I. ①盐…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8226 号

书 名 盐碱地

著 者 周 习

责任编辑 李 黎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99-0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盐诺
- 038 跑河沿的女人
- 085 麇海潮
- 114 鼓点
- 138 心扣
- 149 触网
- 161 王伽上长安
- 171 大明绝唱
- 184 蛇念
- 201 盐碱地
- 代后记
- 239 一个国土人的文学坚守
- 243 为大地而歌——康桥访谈

盐 诺

鸭兰子拔哨的时候，东边发出了蒙蒙的一些亮光，一块一块反着光的盐池，像翡翠般镶嵌在无边无际的广袤大地上。在这稀疏的反着亮光的盐池中间趴着一个窝棚，高两米，人字形，披着盐碱地里特有的赭黄色的苫子，像一首远古的歌谣，孤独而凄美。嘴上刚刚长出一层绒毛的二子从地铺上爬起来，一眼看到棚顶上白亮亮的，“妈呀，又是盘着的几条蛇。”二子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六月天气，早在前些日子，他的被窝里还常常有蛇与他同床共眠呢，蛇也图暖和。早起的伙计要做饭了，揭开锅子盖，乌溜溜的几条蛇盘在里面，蛇爱油腥味呢。二子坐在床沿上，想着今天回家去，心里老想笑，从正月来到盐场，还没回过家呢。爹说，收过这一茬子盐，等东家发下钱来，就说媳妇。“说媳妇呢！”十九岁的二子嘿嘿地笑出声来，“要找就找个像狐狸精那样俊的女人，不找就像大哥那样自己过。”

坐着坐着，感到背上一阵发凉，右手极力弯曲扳到背上一扯，一条小花蛇攥在他的手里，他怒发冲冠一步跨出窝棚，“嗖”地将它甩在流着咸水的弯弯曲曲的小沟里。

大地似乎刚从沉睡中醒过来，东边白西边暗。一串一串的鱼儿，远远地像一排一排的灯笼，忽儿忽儿在滩边出没，二子知道那是几只小狐狸醒过来了，它们嘴里吐磷火呢。一会儿它们又像老人那样咳嗽着，在清早尤其清晰。果然是六只小狐，它们根本无视二子的存在，也许把二子看为同类，绝不回避二子，大模大样地一字排开，朝着初升的太阳磕头作揖。二子看着它们小小巧巧的瓜子脸，柔顺妖娆的身子，媚媚的眼睛，又想起了昨天蹭到手里的那只小白狐，那小白狐一尺多长，当时二子正坐在高高的土岭子上歇息，感到手边非常非常的柔软，哦，他惊奇地低下头一看，一只白雪球般的小狐正偎在二子的手边。二子小心翼翼地抱起她来，用手抚着她全身不掺一根杂色的细细的绒毛，感受着滑腻和柔顺，那双娇媚的眼睛竟闭上了并温顺地伏在二子宽阔的胸前。二子如获至宝，将她抱回屋子去，大家都欢喜起来，轮流抱着她玩，并喂她东西吃。晚上传来一阵狐叫，一只老狐狸疯狂地对门又咬又叫，闹个不停，是老狐狸来找孩子了，老狐狸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二子只好放走了小白狐。眼前这六只可爱的小狐狸，又令二子想起老人们给他讲的美貌温良的狐狸精的故事，于是心里乐起来：对，我就找个狐狸精那样俊的女人当媳妇。

二子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一手扯着搭在肩上的短裤，一边看蔚蓝的天空中忽上忽下飞翔的小鸟，心里乐得开了花。一去滩里半年没回家，想娘呢，想半年没捞着摸的弹弓呢，今天他可是捞着好好回家玩玩了，嘴里哼开了挂在嘴头上的那句京剧：

驸马爷近前看端详

他唱着：

秦香莲年三十二岁

状告当朝驸马郎

欺君王，瞒皇上

悔婚男儿招东床

.....

“好你个二子！欠揍了不是！看你个鸟样！”一声老婆婆的声音，如夏夜的大雨，劈头盖脸砸过来。这一嗓子女人声像一根木楔子把他钉在了原地，蓦地惊出一身冷汗。二子揉揉眼睛才看清，那个叫七婶婶的老婆婆坐在一个高马扎上，用拐杖指着自己骂。他低头一看，羞得无地自容，原来自己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身上一搓一把盐。这不怪他，过了流经南北的大河头，没有一个女人，无边无际的荒滩上，除了蒿草全是清一色晒盐的男人，一年到头，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他们全都赤着身子。喝的水都没有，何况洗衣服，天下雨就是老天爷送甜水来了，揭开大缸，摆出盆子，接上水存起来，喝几个月。卤水沾湿衣服，像铁页子，不光干活时使不上劲，搓得皮肤生疼。一来二去，老老少少就没人再穿衣服。二子刚来滩上时，不习惯，只留下个小裤头，汗流下来，贴

在身上，被老爹骂一通。脚下被一颗颗带棱的盐粒磨得血红一片，和他同时来的小子跑回去了两个，他不回，再疼也不回，他家祖祖辈辈晒盐，他也要一直晒下去。

不管谁回家第一件事是找出扔在棚角的衣服穿上，不然无法面对老老少少。二子只顾高兴，习惯了，虽然离村子有七十里路，晌午时不知不觉走进村子了，幸亏老婆婆的一声怒骂。二子慌忙找背人的地方穿衣服，根本没有躲藏的地方，前边似乎要过来一群人，他更加慌乱。只好背过身去，穿上了短裤。

锣鼓喧天，彩旗飘飘，过来的一群人是镇上的同乐班，老旦、小生都化好了妆，从这里路过，去邻村演出，后边跟了一群人看稀奇。“呀呀！”一声天籁，如细丝进入了二子的耳朵，这美妙的女声，发自一位头戴凤冠，身披粉色大袍，婀娜多姿的二八女子之红唇，令半年没见过女孩子面的二子劈面惊醒。全身如电流通过，唤醒了他迟到的青春期。二子回过神来，一步窜到了女角跟前，“呀呀”，又一声叫，那秋波扫荡了二子全身，二子只觉得这双熟悉的眼睛和这个熟悉的脸型像一团雾气笼罩了他。

那女子只觉得这看不清面孔的小男人与众不同，浑身上下黑通通一片，头发似乱草，只是好奇多看一眼而已。这可把二子害苦了。二子想：这就是我要找的狐狸精媳妇。别的女人再也进不了他的眼。

二子走进家门，老爹坐在炕沿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烟叶卷了，用力咳嗽一声郑重地说：“二子，东头你七婶婶给说了个媳妇，你明儿去看看吧。”娘也说：“多亏你七婶婶操心，去看看。

中咱就定下来。”一边接过二子手中的脏衣服，舀出一盆水来，给他洗起来。老爹老娘心中有块疼呢，大儿老大不小了也没说上媳妇，倒也罢了，村里也不光他儿子这样，一数算就是十多个光棍，谁叫咱是晒滩的呢，咱这鸭兰子窝、碱场地，一年十种九不收，半年糠菜半年粮，闺女大了往南边走。老辈里就说：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蛤蟆叫，冬天一片霜。走的是弯弯道，听的是鸭兰子叫，吃的是黄蓍菜，喝的是牛马尿。老爹想，地茬不好，大儿老实没办法，二子在这人生大事上可不能再耽搁了。

二子脸憋得通红，说了句：“要说媳妇的话，就去给我说同乐班那唱旦角的女的，别的我连看也不看！”爹“呸”了一声：“朝呀，二子，那可是天仙呀，你也不打听打听，人们怎么说的：‘三天不吃饭，也要看李貂蝉。’烧八辈子香也轮不到咱家娶她！死了你这份心吧。李貂蝉是名角，县长都给她发过奖，她会看上你？”

“除了她我不说媳妇！”二子脖子一梗，铁了心。

二子歇了几天，就出去打猪草，脑子里全是那双狐狸眼，只要同乐班在周围出现，他饭也不吃就跟着跑。整个冬天，二子本来只会几句经典京剧唱词，一下子成了同乐班的铁杆戏迷，他学会了《苏三起解》《女驸马》《捉放曹》《追韩信》《打龙袍》……

春天解冻了，老爹抽着旱烟袋，琢磨着一年的生计，看着二子魂不守舍的样子，老爹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就豁上吃一回吧。二子，你哥已经去滩上了，你也马上回去，听说今年有些创新滩的，我去挖井，活会很多，今年咱们爷三个回滩上好好干，挣了钱，咱不愁那闺女不跟咱。”说是挣钱，盐利薄，钱都归

财东，盐工挣个血汗钱，用粮食顶，说媳妇的钱要靠卖了粮食攒。爹也知道要娶李貂蝉，得有足够的财礼钱。二子想想爹说得有道理，就沿着小路往盐滩赶。二子迈出家门回头看，心底涌出一阵心酸，看看低矮的土坯草房，别说是漂亮的李貂蝉，自己都感到寒酸。心想有了钱一定先盖新房，再娶新娘，李貂蝉呀，我的狐媚子新娘，一定等着我。

走出村子再回望，村里家家都是土坯房，只有村东头的四少家是砖瓦房，那房屋又高又大又排场。二子心中那个狐媚子新娘，正在同四少过招呢。

四少是谁，四少就是侯镇盐商大户的四公子，四公子是侯镇四大名少之一，小名四儿，是当地有名的风流倜傥美男子。四儿在镇上四大美男子之中年龄最小，也排第四位，唱得一腔好京剧，生得一身媚骨，那头型、那眼睛、那嘴巴、那身段，总之一句话是潘安再世。同乐班的李貂蝉是侯镇家喻户晓的名人，她是大家的偶像，大家都喜欢她，但四儿觉得，他最般配，他最有资格娶李貂蝉为妻子。

四儿的家是方圆百十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拥有二百亩盐田。在侯镇开有两家盐点，一家绸缎庄，一个商店叫同喜聚，一个京戏班子叫子弟戏班。京戏班子是四儿的爷爷叫郭启云的老人在清末年间组建的。那时候，一家徽班去京城演出，边走边演戏，在齐鲁沿海洒下了京剧的火种。很多村里就有了京剧班子。那年的正月十五，春季里气温正回暖，东家郭启云从镇上的同喜聚回家，见一帮老人在村子西头晒太阳，议论有的村唱戏的事。

郭启云感慨道：咱村子虽大，怎么就不如人家呢，杨庄乡杨家庄子有个福盛班，丰城乡王庄有个王真班，古城刘家官庄有个兴福戏班，咱村不比他们差，为什么没有？郭启云并不会唱戏，只是争强好胜，看到外地有大戏班子，心里颇不服气。一时气盛，就对老人们说，也要组建一个京戏班子，为村里老少爷们增添乐趣。老人们一听，七嘴八舌地拥护他。

说着容易做着难，组戏班子得有戏，钱从哪里来？大伙愿意看戏，可谁家也是孩子一大堆，吃饭还有难处，何况再出钱唱戏了，罢了！郭启云一拍大腿，包了下来。他选了两块盐田卖了，作为京戏班子的费用。找镇上和附近邻村的喜欢京剧的小青年进戏班子，从外地请来老师，每天在他家里练习，到了吃饭时间，他让自己家里人备好饭菜，供大家吃，吃了继续练习，还真捧出了几个角。喜欢归喜欢，他规定自家人不许登台。

可是到了孙子辈四儿这里就不行了，四儿可当了真，世上职业他都不爱，就爱唱京戏，世上女人他都不想，只想李貂蝉。成人后的四儿跑北平，跑济南大戏院学唱京剧，用自己所有的钱财购置了四箱子行头，子弟班的规模又大了。四儿长得帅，又有文化，一天到晚琢磨着改进剧目。那年冬天到潍县去打京剧擂台，四儿唱武生，上台一亮相，嗓子一吼，把当地的大闺女小媳妇呼啦一下引到台子前。可巧，戏里武生耍大刀，那是明晃晃的真大刀呀，一个翩翩动作将刀抛到了上空，他需要从背后接刀。当抛上去的一瞬间，他感到位置不对，一定接不住了，随机应变，他想用脚重新踢回空中，再接住，不料刀“嗖”的一声斜着飞向了

台下黑压压看戏的人群，四儿眼前一黑：“天呀！这可闯大祸了。”干冷干冷的冬天，汗“刷”地渗了出来。

一阵如雷的掌声把四儿吓掉的魂儿招了回来，接着白花花的银元像雪片一样砸向台子，四儿莫明其妙，台下欢呼声叫好声口哨声不绝于耳，他大着胆子看过去，那把刀斜插在拴喇叭的大柱子上，发出白生生刺眼的光。从此以后，四儿出类拔萃的扮相和他高超的武功传遍潍县。不管在哪个村里搭戏台子，只要四儿上了台，连三岁小孩也呀呀大叫。

子弟班出去演出，若四儿不上台，台下观众就会少了一半，看完戏，摇着头说，没那个人，没那个人，真没劲呀。

二子为什么要娶李貂蝉，他有他的傲气，这里俗语道：男子十三，自挣自穿。二子十三岁的时候就到滩里去晒盐，他数不清从这条小路来来回回多少年了，现在的晒盐技术炉火纯青，只要他能让池子出多少盐，池子就能出多少盐。今年二子怀揣着一个梦想，走得飞快，过了丹河，拐过大河头，就是一望无际的盐碱滩，长满了黄蓍菜、菱蓬、地枣，沿河坝长满了一丛丛高大的红荆条，仅有的小地块也不利于粮食作物生长，秋天收获几棵棉花就不错了。

二子晌午歪了来到滩上，前边是二人滩，后面是三人滩。二子来到了三人滩上，三个伙计站在滩上，用斗子提上卤水来，让卤水流进滩里。大哥就在这个滩上拉双。从二子记事起，村北就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村民特别是男孩子，长大了谁没晒过盐呢？这里从老辈子里就晒盐，最早的盐民叫灶丁，也叫盐丁，官

家将煎盐的民户编为特殊户籍，世代专服制盐差役，承担制盐劳役，常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厥民蓬跣，卤蚀肤剥，四时皴坼，常如严蜡。”盐民蓬头赤足，皮肤剥落，一年四季皴裂，常如干肉一般。“出死力而谋生。”“卤淹赤脚红鳞斑，灶下蓬头炊湿烟。饥肠霍霍日向午，尚待城中换米钱。”住的是“老屋空还堵”，吃的是“枯蓬带根煮”，常年过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困苦生活，如遇旱涝灾害流行疾病，死于滩井者不计其数。民国元年废除了灶户户籍，成为盐工，在滩为盐工，回村成农民。盐民在原定的工期内一般不准旷工缺勤，更不许中途下工，如果提前一天下工，则工薪全无。盐工劳动如打水、制卤、扒盐、抬盐、修滩、运盐、堆坨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十几小时超负荷的劳动，若遇雨抢捞则通宵达旦。而盐民吃的是高粱面和咸菜，长期吃不到油，患夜盲病的多，多人长期住一间土屋，肮脏潮湿，蚊蝇虫蛇甚多，传染病不断流行，腿疼、腰疼、关节炎、皮肤皴裂等职业病和夜盲病几乎人人都有。天热活重，盐民晕倒以至死于滩井的事时有发生。盐区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日行大宽道，夜听鸭兰叫。生吃盘山果，常喝牛马尿。清水堆成垛，碱地出珍宝，只见盐民苦，不见盐民笑。”

在寿光沿海一带，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夏代，人们开始制盐，道光年间，官台盐场新辟了三百四十八副滩，成为最大的盐场，到民国时候，盐滩达到一千多副，大滩主叫东家，总掌柜。东家的滩有多有少，滩主首先雇定“滩把头”也叫“盐把头”。每副滩一名，雇佣盐民就是盐把头的事了，大滩四至五人，小滩二至三

人。把头雇佣的盐民分双绳工和单绳工，叫拉单或拉双，后来大家叫技术好身体强壮的也叫拉双的。拉双的是拉单的两倍工钱，用的力气也大。老爹和两个儿子所干营生不同，虽是一个东家却不在一副滩上，有的一副滩相邻几里路，爷仨很难碰面。二子临近傍晚到了滩上，去自己滩上要路过大哥所在的滩，恰赶上要收工了，见大哥站在大坝上如泥的塑像，黑黝黝的，锁骨凸出，全身大汗淋漓，脚下水汪汪的，二子忙上去将大哥扶下来，他知道不去扶着大哥，大哥自己是下不来的，拉双提了半天卤水，已经耗尽力气了。

大哥如此拼命地干活，就想着多挣几个钱，给弟弟说上个媳妇。后来还是被盐把头“小咬”打劫了。小咬是当地人对蚊子的一种叫法，这种蚊子体积非常非常小，任何蚊帐和衣服都阻挡不了它，一旦让它叮咬，皮肤上立马会起一个铜钱大的硬斑，红肿瘙痒疼痛。小咬是李山的绰号，这绰号是他的亲叔给起的，小咬起初在卤膏行里干。晒盐剩下的卤水就能熬卤膏卖，专门收卤膏的中间机构叫卤膏行，都说卤膏行里出曹操，熬卤膏业主都防着卤膏行里的人，能自己发货的决不通过卤膏行。但这一年卤膏行市太臭了，实在卖不了，小咬的亲叔就让小咬代卖，有人提醒他亲叔说，咱镇上最精明的生意人刘子厚同他做买卖都吃了亏，你能行呀。亲叔说：“就让他办这么一回事，他还真舍得坑我呀，别忘了他是我亲侄子呀。”后来小咬还是多挣了亲叔的钱，气得他亲叔说：“还真是个小咬！”从此李山就叫小咬了。小咬从卤膏行里出来，被东家派去当了盐把头，人家都说他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主，是对盐工最苛刻的把头。晒盐从正月初六开始到六月底收工，在这期间盐工被打劫是常有的事，被打劫就是干不满六个月，一分钱工钱也领不到。又是一个近十个小时的劳作，大哥感到背上有千斤重的磨盘，脚抬不动，汗水顺着小腿淌下来。对面的那两个伙计也累得说不出话来，大哥抬眼看看四周，除了天空中偶尔有“啊偶啊偶”飞过的鸭兰子，再无其他声响。低下头，盐池里盐水荡悠悠地划着圈，一圈两圈……大哥一头栽了下去，他觉得嘴里咸咸的，咳嗽起来，慌得拉单的那伙计扔下绳子就跑过来将他拖上来。大哥喝了咸水，一病不起，躺在屋子里。小咬拿着花名册，在屋子门口吆喝道：“你妈的，干还是不干，都两天了，你还在装死，干就到滩上去，不干滚回家，我另找新人，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午饭没你的。”大哥躺在木板上，扳着指头算算，还差十多天就到期了，可实在干不下去了，只好空着手半死不活地回了家，跟着小咬干的盐工，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没到期限就被打发回家，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本来工资说是一个月二十斤粮食，半年就是个大数。谁知小咬说，差一天也不给，何况你还差五天。什么也不给，大哥干了半年，到头来却裤不上袄不上，肚子也顾不上。

大哥回到家里气病交加，从此恐惧盐滩，更加胆小。因为没有媳妇，也没什么牵挂，还要吃饭，为照顾他，村里的保长算是善良，派他去东洼里看草，开始还有粮食供应，家里断了粮后，他在东洼里只吃黄蓍菜，人瘦得皮都透明了。从盐滩上回家的二子和一帮小伙子去割草，发现草丛中那么多光鱼，这种鱼是野生

的，量大，一扎长短，大肚子，容易破，无刺，味道很鲜美，这一群干活的人当天就煮了一锅子鱼，在大哥看草的屋子吃个痛快。晚上，几个小孩子听着大哥坐地铺上讲他喜爱的三国故事，他讲着讲着大家都进入了梦乡，二子蒙胧着眼皮起来撒尿，碰到大哥的身体很硬，感到不对劲，再用手拥一下，才知大哥过世了，是撑死了，鱼肉还在喉咙眼。

二子把大哥送走，守在大哥留下的破房子里，想起大哥憨厚困苦短暂的一生。二子发怒了，他对爹爹说：“我去跟着小咬干！”

二子在睡梦中，听到“嘭嘭嘭”三声烟袋锅子敲床沿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重，那是小咬催促工人起床的最后通牒。每天天不亮，小咬就起床，点上一袋烟，敲两下床沿，算是第一次催促起床；约五分钟后，敲三下，这是第二次；约十分钟后，第三次烟袋敲击声连续响起，二子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摸着身边的斗子就往池边走，睡眼惺忪，朦朦胧胧，他凭感觉将提卤水的斗子扔下水去，用力一挺，人才清醒过来。

没人愿意跟着小咬干，东家向他发了脾气，二子过来顶替大哥，起初他不同意，可又找不到人，只好同意。看看二子那双眼睛，小咬知道二子来者不善，便处处防着二子，也不敢像对待他大哥一样任意踩捏。每当休息时，必须有一个人挑着两个沉重的泥罐子到十里处的一块叫水汪子的地方担水，这个水汪子是一处废弃的盐滩，有一层红泥做底，下雨积下水，吸引很多种像鹭鹭那样的长腿水鸟，就成了盐工取水的宝地。轮到二子提水了，他

来到水汪子边舀满了水，就将泥罐子放在一边，到处找鸭兰子蛋。小咬在滩上一等等不来，二等等不来，还等着这水做饭呢，他只好去找二子。小咬瞪着血红的眼，恶狠狠地盯着二子，声音却不大，低声说：“你怎么不挑水回去？”

二子瓮声瓮气地说：“很沉，我挑不动，要回去，咱俩就一人一只。”说完拿起那根扁担，提着一只泥罐子走了。小咬只好提起剩下的那只泥罐子往回走，一只手沉，一只手空着，两边不平衡，累个半死才到滩上。以后小咬不去挑水了，二子也不去，三个人喝咸水，顿顿吃咸虾酱，干活时在太阳底下出汗，小咬毕竟年龄大先靠不住了。

小咬不敢与二子那双蓄着仇恨的眼睛对视，他一生不知喝过多少盐工的血汗，但在二子面前却心惊胆颤。二子佩服小咬的一点是：每当让大家起盐后，必定下雨。二子觉得非常神奇，又没有天气预报，他的感觉怎么这么准确？二子暗中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发现早上起床后，小咬都到屋子后面去瞅一阵子。趁小咬不注意二子也去看，没有东西，连续几天观察，才发现，在井沿上一只大蜘蛛洞，晴天洞是敞开的，阴雨天蜘蛛吐丝将洞隐起来。二子就将这只蜘蛛藏到了别的地方。

小咬名声越发不好，雇不着人，天气预测也不准了，晒好的盐泡了几次雨水，折了本。折本的事在晒盐历史上常有，民国三年，盐滩盲目扩大，产量大增，盐销不出去，十家滩户九家赔本。这一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十五旅，到处抢盐贩卖，刮取盐利，晒盐的滩迅速减少，产量很低。小咬没给东家挣钱，就